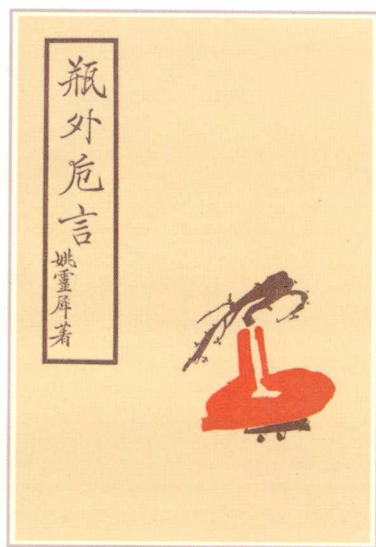


瓶外卮言

姚灵犀 著
陶慕宁 整理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013037357

言外瓶

I207.419
48

姚灵犀 著
陶慕宁 校注



北航

C1645410

I207.419
48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0130332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瓶外卮言/姚灵犀著;陶慕宁整理. —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310-04142-8

I. ①瓶… II. ①姚…②陶… III. ①《金瓶梅》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7. 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9190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孙克强

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300071

营销部电话: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(022)23502200

*

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210×14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定价:22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电话:(022)23507125

前 言

《瓶外卮言》是一部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专著，始由天津书局于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梓行（天津古籍书店 1989 年曾影印出版）。作者姚灵犀（1899—1963），名君素，字袞雪，号灵犀，以号行。江苏丹徒人，民国二三十年代蜚声于天津文坛，擅诗古文辞，曾在《天风报》副刊主编《采菲录》专栏，取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”之义，专事探讨女性缠足问题，广搜各类相关文献史料与实物，并陈己见。1934 年至 1938 年由天津书局与天津时代公司先后编为四集出版，1941 年又有新编及精华录问世，一时沸焉腾议，毁誉并出，姚灵犀亦以“名教罪人”几陷缧绁。时隔七十年，今日重观《采菲录》，不仅绝非“有伤风化”之作，洵为中国风俗史、文化史、中国妇女缠足史、性史之珍贵史料，其价值当历久而弥显，其有功于世可毋庸讳言。惜乎，今日坊间已难觅其踪，书商故昂其值，一册高标至五千元矣。至于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所印行之《采菲录》，实乃挂一漏万，不足原书百分之一篇幅，不堪插架耳。

姚灵犀另编有《思无邪小记》、《未刻珍本丛刊》、《瑶光秘记》等书，类皆性文学之史料、笔记汇编，唯《瑶光秘记》为艳情小说，余未之见。据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披露，姚灵犀是“以小职员兼投稿人维生”（《博览群书》2011 年第六期），其在

当日，既非左翼文人，又非学院派之教授学者，其搜求考校性学史料、操觚命笔，盖纯出于兴趣，虽不免“正人君子”海淫之讥，且晚景凄凉，郁郁而终，然经岁月之淘洗，风霜之磨砺，其人其书，终渐为世人所知，复为学界所关注。灵犀先生九原有灵，亦当稍感慰藉。

《瓶外卮言》之“卮言”，即自然随意之言，或为支离破碎之言之意，常用为称自己著作之谦辞。“瓶外”，即《金瓶梅》之外，亦即围绕《金瓶梅》所作之研究。书中内容，约可别为三类，一是论文，涉及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考辨，《金瓶梅》的著作年代考订，《金瓶梅》的版本异同，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以及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关系的研究。收入吴晗、郭源新（郑振铎）、痴云、闾铎、佚名作者各一篇论文及姚氏本人一篇文章。二是“金瓶小札”，乃著者对《金瓶梅》中语词的注释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有大量俗语、方言、隐语、歇后语、江湖切口，在当日不独人多能晓，且富谐趣幽默，生动传神。然时隔四百年，语言民俗，迭经嬗替，赅衍之速，实难逆料。今人阅《金瓶梅》，遇此等语若无注释，则不啻读天书矣。纵在当日，妓女郑爱香、李桂姐的一番对话，也竟能使吴月娘听得一头雾水，说道：“你每说了这一日，我不懂，不知说的是那家话。”（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十二回）故姚灵犀广征文献，分条设目，逐一笺释，铢积寸累，实乃筚路蓝缕，嘉惠后人之事。“金瓶小札”亦遂成为《瓶外卮言》最重要之内容。三是“金瓶集谚”与“金瓶词曲”，乃作者爬梳纂辑之《金瓶梅》中谚语、歇后语与《金瓶梅》中所出现之词曲，大抵依书中出现之先后次序辑出，利于学人查检。

今日重新整理《瓶外卮言》，即以南开大学图书馆所庋藏

之天津书局 1940 年排印版为底本，重加标点。参校朱一玄师 1988 年校点本（此本原附于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印行之魏子云《金瓶梅词话注释》增订本之后），此本删除吴晗、郑振铎两篇论文并删削少量“秽褻字句”。又：《瓶外卮言》所收吴晗《〈金瓶梅〉的著者及其社会背景》一文，于所征引之文献颇有删节，今取吴晗 1934 年首次发表于北平《文学季刊》创刊号之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一文置换，其后附有姚灵犀作识，复收郭源新（郑振铎）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一文，以存原貌。校点本删削之文字亦皆补足。

“金瓶小札”所考释词语近一千八百条，为读者检索方便起见，今在每条之后，特为标示该词语在《金瓶梅》中所出现之回数、页数，例：“色系子女——即“绝好”二字拆字格之隐语也，从“黄绢幼妇外孙齏臼”八字而来。（第四回，51）。”括号中“第四回”即指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回，“51”即指该书第 51 页。所依据之版本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《金瓶梅词话》陶慕宁校注本，简称“人文版”。个别词语属于奉命删削内容，则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影印之明万历丁巳《金瓶梅词话》，简称“词话本”，特注明“删文”，亦标明该词在词话本中之页数。凡人文版与词话本一致之词，而“金瓶小札”不同，则标示“原文作××”。凡经人文版校改而与“金瓶小札”及词话本皆不同之词，均在括号中标明“人文版改”字样。尚有少量词语，不见于“词话本”，而见于明崇祯间刊刻之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则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年齐烟、汝梅会校本为依据，简称“崇本”，亦标明回数、页数。

“金瓶集谚”亦据“人文版”标明每句谚语、歇后语在“词话本”中出现的回数、页数。“金瓶词曲”原无标点，仅以省略

号区隔句子与词牌、曲牌，今一律改用【】号标识词牌、曲牌，以《》号标识书名、剧名，用便醒目。

“金瓶小札”引书达数百种，然不尽规范，有些只用简称，如《世说》，应为《世说新语》；《野获编》，应为《万历野获编》；《梦华录》应为《东京梦华录》。为尊重原著起见，不做修订，读者知之可也。另有少量引书，书名讹误，如187页《癸辛杂志》，“志”为“识”字之讹。《癸辛杂识》，宋末周密所撰笔记。如190页《避暑录言》，“言”为“话”字之讹。《避暑录话》，宋人叶梦得所著笔记。再如176页《庄岳猥谈》，“猥”字误，应作《庄岳委谈》，是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学术笔记《少室山房笔丛》的一部分，列四十到四十一卷的“辛部”。又如146页《李义山杂俎》，当作《义山杂纂》，是李商隐的一部市井琐记。他如185页《王月英月夜留鞋记》，“月夜”当作“元夜”，见《元曲选》。201页言及蒲松龄为乾隆时人，显然错谬。蒲氏歿于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去乾隆尚远。此类错讹，皆径行改正，不出注。

书中引文，亦不尽规范。或臆杂己意，或有节略而未作说明，皆尽量核对原文，重加标点。又，“金瓶小札”有若干解释不确，或标明“待考”、“不详”之词语，如“秋香亭”，见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一回，姚氏云“剧名，待考”。按：《秋香亭》可考，出元代戏曲家白朴之杂剧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》【正宫·端正好】套曲，此剧今佚，尚留残折。《盛世新声》、《雍熙乐府》、《词林摘艳》均收入，首句即为“我恰才秋香亭上正欢浓”。这类情况，秉承尊重原作者初衷，皆不作修订。

尚有“复东”、“鼻子”、“撇扭”等数语未能检得出处。并

其他谬误疏漏之处，幸达识通人不吝赐教。

陶慕宁

2012年8月20日于南开大学范孙楼

序一

小说虽为文章之游戏，技近乎雕虫，然遍读古今佳构，莫不故作狡狴，绘声绘色，使读者如历其境，而与之俱化。唯有独具巨眼之士，则去其粕而得其精，舍其形而取其神，不为章句所炫，不为事态所惑，甚或于无字处求弦外音，而有所阐发无馀也。

《金瓶梅》一书，摘《水浒传》之回目，而演为奇文，可谓小说之小说，不特于旧说部据有地位，即于文章作风屡变之今日，犹不失为名贵之作，使人百读而不厌，直不能以摘藻铺叙，尽态极妍者视之，明矣。

姚子灵犀，饱学而多才，尝以《金瓶梅》出于明人之手，而写宋人之事，每当丹铅之暇，举凡明代之礼俗、习尚、名物、方言，与夫涉及考证者，辄一一笔之于书，寢久而成巨帙，均足以资阐明。乃著《瓶外卮言》，以为《金瓶梅》之翼，且一揭著者之狡狴，譬犹燃温犀，铸禹鼎，巨细靡遗，根源悉探，信手拈来，发数百年之秘奥，而为一家之言。是不唯在艺林起异军，为说部标新格，抑亦作《金瓶梅》之注疏，畀读者以南针，行见与《金瓶梅》后先辉映，相得益彰，又岂道学先生所可梦想及哉。

姚子富于著述，且俱风行于世，则是著之评价若何，将俟诸海内贤明，又以论定。兹值付刊在即，爰缀数言以为之序。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既望江东霁月序于津沽

序二

《金瓶梅》一书，在明清之际，与《水浒》、《红楼》《儒林外史》同称说部巨制。其结构之完密，描写之生动，亦未遑多让。只以书中兼有秽语，列为禁书，士夫多讳言之，致其文学技巧之美点，竟为少数猥褻字句所掩，因而流布未广，弗获爱好文艺者普遍之欣赏，诚斯书之不幸也。

晚近文学，以描摹社会情态为工者，谓之社会小说，颇为一时所崇嗜，如英之却而司迭更斯，俄之契珂夫，其作品皆名重一时。《金瓶梅》所记述，固以世态人情之刻画为多，其对于西门家庭之俗恶，不著一字褒贬，而阳秋自在言外，尤合于社会小说之旨。

综四书论之，《水浒》多谈武侠，《红楼》专言爱情，《儒林外史》描写社会情态之处独多，第限于腐儒酸丁之范畴，亦不如《金瓶梅》涵汇之广，以近代评论小说之眼光衡之，似《金瓶梅》之社会描写价值，更出诸书上，评而张之，亦今日文人应有之举也。

姚君灵犀，夙好研究此书，辄有纂述。余昔年主《风月画报》笔政时，君曾撰《金瓶写春记》刊于《风画》，甚为当时读者所乐道。嗣余编辑《天风报》，适君之《金瓶札朴》以时寄刊，

考证精详，颇足资同好者之研讨。今姚君汇集所作，萃为一编，将刊以问世，因余与此书一部稿件，雅有因缘，属为弁语，爰略志数言归之。

民国二十九年夏暨阳魏病侠

《瓶外卮言》题词

志怪搜奇取次新，闭门风月特关身。寒鸦儿过青刀马（书中俗语），难得金瓶索解人。

上谷王伯龙

目 录

前言	1
序一	6
序二	8
《瓶外卮言》题词	10
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	吴晗 1
谈《金瓶梅词话》	郭源新 48
《金瓶梅》版本之异同	佚名 63
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衍变	痴云 69
《红楼梦》抉微	阙铎 78
《金》《红》胜语	灵犀 85
金瓶小札	灵犀 96
金瓶集谚	灵犀 249
金瓶词曲	灵犀 267

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

吴 晗

要知道《金瓶梅》这部书的社会背景，我们不能不先考定它的产生时代。同时，要考定它的产生时代，我们不能不把一切关于《金瓶梅》的附会传说肃清，还它一个本来面目。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，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。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，在未有刻本以前，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。但因为作者敢对于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，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摈斥，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，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的成就。另一方面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，以为这书是“别有寄托”，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。

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。他们的根据是：

(1) 沈德符的话：说这书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。这一位某先生，经过几度的附会，就被指实为王世贞。

(2) 因为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，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。

王家和严家有仇，所以王世贞写这部书的目的是（甲）报仇，（乙）讽刺。

（3）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立论的。他们先有了一个“苦孝说”的主观之见，以为像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不能写。

现在不管这些理由是否合理，且把他们所乐道的故事审查一下，看是王世贞作的不是。

一 《金瓶梅》的故事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虽然已被一般道学家肯定为王世贞（他们以为这样一来，会使读者饶恕它的“猥亵”描写），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书？书中的对象是谁？却众说纷纭，把它归纳起来不外是：

甲、复仇说 对象（1）严世蕃

（2）唐顺之

乙、讽刺说 对象——严氏父子

为什么《金瓶梅》会和唐顺之发生关系呢？这里面又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。

一 清明上河图和唐荆川

《寒花盒随笔》：

“世传《金瓶梅》一书为王弇州（世贞）先生手笔，用以讥严世蕃者。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，世蕃亦名庆，西门亦名庆，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。”“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，所以复其父仇者。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，图报累累皆不济。后忽

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，翻其书叶。孝子乃以三年之力，经营此书。书成黏毒药于纸角，觐巨公外出时，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，巨公于车中闻之，即索观，车行及其第，书已观讫，啧啧叹赏，呼卖者问其值，卖者竟不见，巨公顿悟为所算，急自营救已不及，毒发遂死。”今按二说皆是，孝子即凤洲（世贞号）也，巨公为唐荆川（顺之），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，实荆川赞之也。姚平仲《纲鉴聚要》载杀巡抚王忬事，注谓“忬有古画，严嵩索之，忬不与，易以摹本。有识画者为辨其贗。嵩怒，诬以失误军机杀之。”但未记识画人姓名，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，古画者《清明上河图》也。

凤洲既抱终天之恨，誓有以报荆川，数遣人往刺之，荆川防护甚备。一夜，读书静室，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，荆川曰：“余不逃死，然须留遗书嘱家人。”其人立以俟，荆川书数行，笔头脱落，以管就烛，佯为治笔，管即毒弩，火热机发，镞贯刺客喉而毙。凤洲大失望！

后遇于朝房，荆川曰：“不见凤洲久，必有所著。”答以《金瓶梅》，实凤洲无所撰，姑以诳语应耳。荆川索之急，凤洲归，广召梓工，旋撰旋刊，以毒水濡墨刷印，奉之荆川。荆川阅书甚急，墨浓纸黏，卒不可揭，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，书尽毒发而死。

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。不知东楼自正法，毒死者实荆川也。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，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，又传闻异词耳。